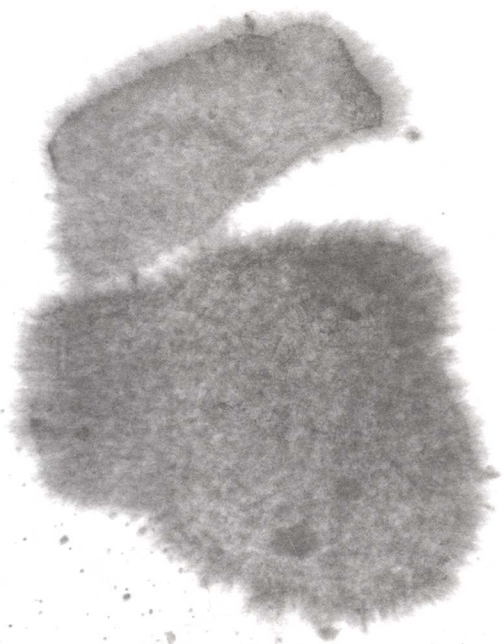


日本二周研究经典选辑

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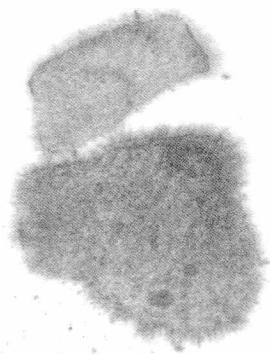
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

〔日〕北冈正子 著 李冬木 译



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

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



〔日〕北冈正子 著
李冬木 译



Copyright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ROJIN KYUHO NO YUME NO YUKUE

Copyright © 2006 Masako Kitaok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Kansai University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日)北冈

正子著；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

(日本二周研究经典选辑)

ISBN 978-7-108-05365-7

I. ①鲁… II. ①北… ②李… III. ①鲁迅研究 ②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K825.6 ②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8378号

责任编辑 叶彤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5

字 数 204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35.00元

致中国读者

此次拙著《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承蒙出色的鲁迅研究者李冬木先生译成中文，得以呈献给中国读者，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件很光荣的事，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鲁迅来日本留学，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本书讲述的是从仙台医专退学后，回到东京开始从事“文艺运动”的鲁迅，他在此期间学到了什么，怎样学的，又产生了怎样的主张。日本还保留着一些与留学时代的鲁迅相关的文献史料，而且也还可以找到一些被认为是鲁迅曾经读过的读物。我尽自己的可能调查相关史料，仔细筛选证据，强化论据，描述出了一个在此基础上我所得以理解的鲁迅。虽然这还谈不上是对留学时代的鲁迅整体形象的把握，但写出的都是有真凭实据、绝非虚构的故事。

我的鲁迅研究，开始于我在学生时代就参加的“鲁迅研究会”，其契机便是和同伴们一起阅读鲁迅的作品。我在这期间所写的硕士论文，就是以《留学时代的鲁迅》为题。此后我仍继续就这一在年轻时相遇的课题展开调查，直至今日。长期做这一课题，而今在我心里感到有一种很深的确信，那就是在鲁迅所自兹开始

的“文艺运动”当中，可以找到鲁迅文学的原点。如果以一种稍稍具有跳跃性的说法来说，那么所谓的“原点”，也就不仅限于鲁迅文学，而是暗示给我们文学——也就是诗——存在于人世间，其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那种东西。鲁迅教给我去思考这种意义。

本书由数篇论文编辑而成。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当时的鲁迅所处的学习环境和精神活动。倘若各位读者能在整体上读到一个把全部灵魂都倾注到“文艺运动”当中去的鲁迅，作为作者，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最后，谨向精心从事本书翻译工作的译者李冬木先生表达作为作者的衷心敬意和感谢。

北冈正子

2014年9月8日

前 言

1922年鲁迅在他的第一本作品集《呐喊》的《自序》里讲述了自己从医学转进文学的理由。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还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生的他，在教室里播放的幻灯片里，遭遇了中国人被作为俄国间谍处刑而一大群同胞却来围观看热闹的局面，于是想法便发生了改变。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此后不久，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回到了东京，开始了他的“文艺运动”。

他看幻灯，可推定为是日俄战争结束前后的事，而这段经历

又是自那以后经过了十几年才由鲁迅亲口讲述出来的。这样，促成鲁迅转换方向的这一教室体验，便作为鲁迅文学工作最初的立脚点被传说般地讲述下来乃至被称为“幻灯事件”。

然而，在这篇《自序》里，仍留下了令人不解的问题。

那就是在医学和文学之间，为什么非得二者取一不可呢？

古今东西，既当医生又做文学家的人并不少见。安东·契科夫、威廉·卡罗斯·威廉斯、森鸥外、斋藤茂吉……人们心中可以马上浮现出不少人的名字，他们的创作活动都并非确立在否定医学之上，那么为什么在鲁迅那里文学和医学会截然对立呢？

据同一篇《自序》所言，鲁迅学医学原本是想救助像父亲那样的被中医害死的人，战时可去做军医，而且还可以向国人鼓吹“维新”的思想。当时确立西洋医学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支柱之一，鲁迅也希望能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和鲁迅同在弘文学院学日语和普通学科、后来在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的韩清泉和厉家福回国后都从事医疗活动，致力于卫生思想的普及，为中国近代医学奠定了基础。他们也曾讲述过同样的梦想。厉家福后来回忆说，他是由于跟鲁迅的想法有共鸣才选择了学医这条路。在鲁迅那里也有一条和他们携手共同开拓的道路。

放弃了自己所志愿的医学生的身份，断绝了实实在在的一条成为医生之路，裸身而返回留学生状态的周树人，他勇敢地要去提倡的“文艺运动”，究竟是什么呢？可以和医学做等价交换的“文艺运动”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是鲁迅留学的后一半时间，即1906年到1909年间，他所倾注心血的“文艺运动”到底是什么？其实体是怎样的？

他的文艺运动是以20世纪初的东京为场所的。当然，此时的这一场所又同时构成文学活动的框架。鲁迅返回东京后所学的

独逸学协会学校的德语，在当时的日本德语教育中独占鳌头，承担着接受德国教育制度的先驱责任。鲁迅在这所学校里打下了德语功底，并以此作为工具读到了以德语写成的欧洲的书籍。从这些书籍当中获得的很多东西，都反映在以《摩罗诗力说》（恶魔派诗人论）为中心的“文艺运动”的主张中，而这些书籍又都是在神田的旧书店和本乡的江南堂、丸善获得的。

在恶魔派诗人论当中登场的，是英国、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的诗人们。他们生命的时空及其文化，在《摩罗诗力说》中化作19世纪欧洲革命和民族独立的音色，而这一主题的演奏，便暗示着鲁迅之复兴汉民族的愿望。进而还有那本鲁迅爱读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著《进化与伦理》的作者托马斯·赫胥黎所诉诸的人本复归的热望，恰与濒临危机的清末中国的救亡悲愿相重叠，而能够获得确认的是，构成恶魔派诗人论之关键词的“人”这个概念，便是由《天演论》所获得的深刻启示。

这些都在讲述着在其时其地，那些书籍背后可见的异文化相互交织，构成对鲁迅文学活动的影响。

本书所采取的方法是，并非只从鲁迅所留下的“文艺运动”主张的言说中去读取，而是将其摆在一个综合的视野下，即在他所置身并形成思想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他所接触到的异文化言说的状况中，对其内容加以考察。

鲁迅在开始的“文艺运动”当中，诉诸着救亡的愿望。他一边侧耳倾听着革命的到来，一边推进着“文艺运动”。在代表其主张的恶魔派诗人论里，就讴歌着寄托于人之变革的一缕希望。自此十余年后，他作为作家登场。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政治体制由专制王朝变为共和制国家。穿越革命之后，他在开始动笔写作的始于《狂人日记》的一系列作品中所

表现出来的，是寂寥之人心中暗淡的景色。在这些作品内容与曾经的恶魔派诗人论的主张之间有着非常大的落差。这一点该怎么理解才好呢？

我们读者是通过周树人成为作家鲁迅之后所创作的作品来理解他的文学世界的。然而，那个被描绘出来的世界，其实恰好就像“鲁迅”诞生以前的周树人的“文艺运动”这种文学行为的正片所反转而成的负片一样。郁结在作家鲁迅心灵深处的块垒，就像不停地吐丝一般化作一篇篇作品，我以为，倘从灿然辉煌的正片去看，则会更显出其浓厚的阴翳来。于是就在辛亥革命后写作的第一篇作品《狂人日记》里寻找“文艺运动”的踪迹，思索两者内容的落差意味着什么，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行文当中，除特殊情况外，我将使用鲁迅的名字展开本书的论述，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此后作为作家的文学活动是相互衔接着的连续体。

在恶魔派诗人里，鲁迅一生都敬爱着裴多菲。当然我既没见过裴多菲，也没见过鲁迅。尽管如此，却由于读这两个人而结识了匈牙利的高恩德博士，并获得了他的指教，而且还在日本直接见过面。而我自己也和裴多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以为这种侥幸很少能够遇到，人生亦大有可为。这也是我把这奇遇收录在书后《余滴》当中的缘由所在。

2006年1月

著者记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前 言	1
第一章 有助于“文艺运动”的德语 ——在独逸语专修学校的学习	1
第二章 寄托于诗力的救亡之梦 ——恶魔派诗人论《摩罗诗力说》之构成	32
第三章 造就出理想诗人形象的现实 ——《摩罗诗力说》中“人”的形成及其意义	86
第四章 变成了“狂人”的诗人 ——《狂人日记》里“我”的形象	104
补论 严复《天演论》 ——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	118
◇ 余滴 裴多菲之缘 ◇ 鲁迅与裴多菲——《希望》材源考	183
缘于鲁迅的相遇——记高恩德博士	213

后 记	231
索 引	239

代译后记

——读北冈正子的鲁迅研究	251
--------------------	-----

第一章 有助于“文艺运动”的德语

——在独逸语专修学校的学习

来日本留学两年后，就学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周树人，也就是后来的鲁迅，于1906年春，放下学到一半的医学，辍学回到东京。在他看来，医学只会健全“愚弱的国民”之“体格”，其并非一件紧要事，而“改变他们的精神”，“当然要推文艺”。〔1〕他在留学期的后半程，也就是从1906年3月初到1909年8月回国，致力于提倡“文艺运动”。这是他所选择的留学生活的归结，也是后来的文学家鲁迅诞生的起点。关于他当时所设想的“文艺运动”的内容和主张，将在下一章里来阐述，本章首先想就对推动“文艺运动”发挥过作用的鲁迅的德语学习状况做一番考察。

关于鲁迅在这一时期日常生活的详细情况，早有与其共同生活并共同推进“文艺运动”的其弟周作人的回忆等文章，且也已使我们从中获知若干事情。不过关于同一时期鲁迅作为留学生保

〔1〕《〈呐喊〉自序》。（以下如不做特殊注明，均为原注。——译者）

留其身份的独逸语专修学校^[1]，以及他在这所学校里又是怎样学习德语的，我以为还不怎么为人所知。不仅学校的内容和他的在学状况不清楚^[2]，甚至连可直接证明其在籍的资料也没找到。

前些年当我决定着手调查，去走访目白的独协学园和草加的独协大学时，得以阅览那些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虽然可资证明鲁迅在籍的学籍簿等不存令人感到遗憾，却有相当多的其他资料保存了下来，据此可以了解到独逸学协会学校及其附设的独逸语专修学校的情况。进而还发现了可资做官费留学生鲁迅在籍之旁证的资料。^[3]我打算根据这些资料来描述以独逸学协会学校为母体的独逸语专修学校的成立及其教育概要，并且考察德语教育究竟给立志于“文艺运动”的鲁迅带来了什么。

—

那么，由什么可以证明鲁迅曾在籍德语专修学校呢？我打算首先从这一关系到立论之根本的问题开始。

关于德语学校的事，鲁迅自己几乎没写过什么。只在回忆当中有如下的话：

[1] “独逸语专修学校”作为学校名称，为固有名词，本书保留这一固有名词的汉字形态（当然在排版时采用简体字）。日本明治时代把 Deutschland 以汉字标记为“独逸”，或干脆省略为“独”，即中文所标记的“德意志”或“德国”。“独逸语专修学校”即“德语专修学校”之意。——译注

[2] 尾崎文昭推定鲁迅上的德国学校是独逸语专修学校，但在事实细部有不正确之处。（『鲁迅全集』20，41页，学習研究社）

[3] 在笔者调查结束时，吉田隆英发表了「鲁迅と獨逸語專修学校—獨逸学协会学校とその周辺」（『姫路獨協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2号』，1989）一文，一读而知该篇论文是根据独逸语专修学校的有关资料写就的，但其所推导出的见解与笔者并不相同。

……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1〕}

而能够证明鲁迅上德语学校的有两个人，这一时期他们共同生活在东京，一个是其弟周作人，另一个是朋友许寿裳。除了这两个人的回忆之外，还有传记、年谱和其他回忆等也谈到了这件事，不过其出处几乎都是根据这两个人的，要而言之，都是第二手资料。

周作人的回忆是：

豫才在医学校的时候学的是德文，所以后来就专学德文，在东京的独逸语学协会的学校听讲。^{〔2〕}

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似乎有点特别，因为他虽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协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3〕}

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

（略）

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并不进，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

〔1〕《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集外集）。

〔2〕知堂《关于鲁迅之二》（《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一辑，32页，1937。原载《宇宙风》）。

〔3〕周遐寿《鲁迅的故家》，356页，上海出版公司，1953。

来自己阅读。^[1]

鲁迅则始终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名学习德文，自然更多有自己的功夫了。^[2]

许寿裳的回忆是：

1906年春—09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3]

鲁迅在东京研究文艺的时候，兼从章太炎师习文字学，从俄国革命党习俄文，又在外国语学校习德文，我都和他在一起。^[4]

1908年春，我结束了东京高师的课业，打算一面补习国文，仍旧就学于章先生之门，一面续习德文准备往欧洲留学。

（略）

我和鲁迅不但同居，而且每每同行，如同往章先生处听讲呀，同往读德文呀，——那时俄文已经放弃不读了。^[5]

从两个人的回忆当中可以知道，鲁迅上的学校是“独逸语学协会”或“独逸语学会”所开设的“独逸语学校”；去得并不怎么勤；还跟许寿裳一起上过学；鲁迅除了上学以外，还自读各种各

[1]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41、5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七三》，196页，听涛社出版社，1970。

[3]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1963。（《鲁迅的思想和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

[4] 许寿裳《回忆鲁迅》，1944。（《我所认识的鲁迅》，21页，1952）

[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28—29页，香港上海书局，1952。“独逸语”为原文。此外，周建人也谈过“从大哥”那儿听到的话，即鲁迅在“独逸语学会设立的德语学校”学习过。（《鲁迅故家的败落》，26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但他当时并没同鲁迅一起生活，关于鲁迅在东京时期的记述，总体上来说与周作人的记述很相似，可视为二手资料。

样的德文书；鲁迅和许寿裳都曾打算去德国留学。

周作人所记的“独逸语学校”是什么学校呢？查找当时在东京的德语学校，与之在名称上最接近的就是独逸学协会学校所设的独逸语专修学校。但现在却找不到可以证明鲁迅在籍的学籍名簿等。就此状况而言，也只能说在籍于独逸语专修学校的可能性极大。

不过这里有两份当时的记录。一份是日本外务省所做的清国留学生在籍学校和在籍人数的调查表，另外一份是见于清国两江学务处公文的对派往日本的南洋官费留学生的官费支付《预算表》。鲁迅 1902 年 4 月作为南洋官费留学生来到日本。

《清国留学生异动调（自四十年七月至十二月）》

学校名	入学者	转学者	退学者	卒业者	现在数
独逸语专修学校	七	——	二	——	五
独逸学协会学校中学	一	——	——	——	一

（外务省外交文书）^{〔1〕}

《预算表》

姓名	学校	学费	摘要
周树人	德语学校	四百元	私立学校
官成琨	独逸语言学校		该生系陆师学堂教习以薪水非学费故无定数
钟光琳	同上		同上

（《江宁学务杂志》第一册 丁未年）^{〔2〕}

〔1〕 收录于「在本邦清国留学生関係雜纂 陸軍学生・海軍学生 外之部 第一卷」，为明治四十（1907）年七月至十二月之调查结果。

〔2〕 《江宁学务杂志》（第一册），《公牍》，25 页。丁未年为 1907 年。

明治四十年和丁未年，都刚好同为 1907 年，上面的两份文件，便是日本和清国在这一年所留下的公文记录，而抄录的只是相关于鲁迅和德语学校的部分。

近年出版的鲁迅年谱有如下记载：

一九〇六年四月

约于本月，开始筹备《新生》杂志；一面又在德语学校（校名据一九〇七年四月出版的第四期《官报》四十八页——原注）挂一个名，偶尔去听一两节课。^{〔1〕}

在籍学校名即“德语学校”，与前出《江宁学务杂志》所记文字相同，而应该注意的是，其根据是留学生监督处《官报》所做记载。可以认为，《江宁学务杂志》的记载亦出于这份《官报》。《预算表》和年谱所依据的《官报》之记载，是鲁迅把作为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放在德语学校的不动的佐证。

另一方面，在《清国留学生异动调》当中，除了两所学校外，并未记载其他德语学校的名称。所以当时把学籍放在德语学校的留学生，便只能是这两所学校当中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值得庆幸的是，根据现存的当时学籍簿和《独逸学协会学校中学一览》，可确认仅有的一名在籍中国留学生的姓名。^{〔2〕}其名周宏平，湖南长沙人，1905 年到 1909 年在籍。因此，预算表中记名的三名，校名记载虽分为德语学校和独逸语学校两种，但可认为都是

〔1〕 蒙树宏《鲁迅年谱稿》，55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这里所说的《官报》出自留学生监督处（同书 56 页）。

〔2〕 「獨逸學協會學校 學籍簿」（独协大学图书馆馆藏），「獨逸學協會學校中學一覽」，37 页，明治四十一（1908）年十一月一日调（独协学园图书馆馆藏）。